

後
漢
書

三一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列傳卷第七十一

獨行

范曄

後漢書八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譙玄

李業

劉茂

溫序

彭脩

索盧放

周嘉

范式

李善

王忱

張武

陸續

戴封

李充

繆彤

陳重

雷義

范丹

戴就

趙苞

向栩

諒輔

劉翊

王烈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

中庸當也中和可

常行之道謂之中庸言若不得中庸之人與之居必也須得狂狷之人

又云狂者進

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此是錄論語者因夫子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此

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

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既云

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

為否異適矣人之好尚不同或為或否各有所適中世偏行一介

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眾也或志剛金

石而剋扞於強禦謂劉茂衛福也或意嚴冬霜而甘

心於小諒戴就陸續也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

心范武張劭也蹈義陵險死生等節繆彤李善也雖事非

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雜難

為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

有遺

措置也

載之則貫序無統以其名體雖

殊而操行俱絕故總爲獨行篇焉庶備諸

闕文紀志漏脫云爾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說
易春秋仕於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
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

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

期門數爲微行

前書武帝微行常與侍中常侍
武騎及侍詔北地良家子能騎

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号自
此始也成帝微行亦然故言始也立趙飛燕爲皇

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橫天玄上書諫
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
急脩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

易曰幹父之蠱注云蠱事也毛詩曰蠱斯后妃之德也后妃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其詩曰蠱斯羽詵詵

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

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

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子產而不

育

前書成帝宮人曹偉能及許美人皆生子趙昭儀皆令殺之

臣聞之怛然

痛心傷剥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

脩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
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爲胡狄
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
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

九女

解見崔琦傳

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時數有災

異玄輒陳其變既不省納故久稽郎官後
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日
食又詔公卿舉敦朴直言大鴻臚左咸舉
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四

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

舉立爲繡衣使者

前書御史大夫領繡衣直指出討茲猾理大獄武帝所制

不常置

持節與太僕任暉等分行天下觀覽

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

攝立於是縱使者車

縱捨也

變易姓名間竄

歸家

間私也

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

連聘不諂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立不

肯起使陽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立

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

自招四禍立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恥
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
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立乃瑛
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
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
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聽許之立
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時兵戈累年莫能
脩尚學業立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
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立弟慶以狀詣闕

自陳光武美之策詔本郡祠以中牢勅所
在還立家錢時亦有犍爲費貽不肯仕述
乃漆身爲厲陽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
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以授
顯宗爲北宮衛士令

漢官儀曰北宮衛士
令一人秩六百石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

特習魯詩師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

爲郎

元始平
帝年也

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

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

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辟猶殼
弩射市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
爲治而反託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

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

史記曰孔

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
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河水洋洋乎丘之
不濟命也夫子貢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
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
人而後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騏驎不至竭澤
而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
君子諱傷其類夫鳥獸之於不義未聞求賢而賁
也尚知避之而況乎丘哉乃還也

以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

業爲酒士

王莽時官酤酒故置酒士也

病不之官遂隱藏

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爲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爲子孫身

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猜疑寇心

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國

不入亂國不居

論語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親於其身爲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

授命

論語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又曰君子見危授命見得思義

何乃

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

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

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

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

業子翬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
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象初平帝時蜀
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篡位並
弃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
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
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
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
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
是時犍爲任永君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

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
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
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
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殺
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侍母
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及長
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
再遷五原屬國侯遭母憂去官服竟後爲

沮陽令

沮陽縣屬上谷郡故城在今媯州東沮音阻

會王莽篡位茂

弃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爲

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衆攻郡縣殺

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

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縣

今開州孟縣也

晝則逃隱

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

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爲赤眉

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爲賊所圍命

如絲髮賴茂負臣踰城出保孟縣茂與弟